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五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鋕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賦稅門

田賦類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禹九等田賦

冀田中中賦上上錯田第五賦第一錯出第二之賦

兖田中下賦貞田第六州第九賦正欲九相當

青田上下賦中上田第三賦第二

徐田上中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

揚田下下賦下上上錯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荆田下中賦上下田第八賦第三

豫田中上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梁田下上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雍田上上賦中下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按兾州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盖兾帝都也百物所聚

事事皆出於此所以賦特重於他州兖州田中下賦貞等

九作十三載乃同者兖州水患最甚禹八年於外惟此州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必漸增不知禹於地平天成之時人工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定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藏之於民以均裕民之政與後世俗括隱田之類異矣

禹貢定田以九等賦亦有九等賦之高下不與田伯當

説者謂地有定宜而人无常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廢

也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審如是則禹之賦亦隨宜取之而已豈其以為定法哉九等之賦後世莫不相時而變通豈不為民害歟龍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傷其法之弊也大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而禹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禹之時貢法既定而又有巡狩之禮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休戚而觀其年之豐凶厚薄以補其不足助其不給何不善之有

禹九等貢法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兖貢漆絲篚織文

青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徐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揚貢金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美玉篠簜齒象齒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惟木楩楠豫章厥篚織貝織絹紵貝

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言不常荆貢金三品杶木名幹柘也栝柏葉松身曰栝柏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惟箘簵美竹楛中矢幹三邦底貢厥名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置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包橘柚也匭匣也菁菁以為菹茅茅以縮酒厥篚玄纁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組綬類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豫貢漆枲絺紵篚纖纊細綿也錫貢磬錯治玉曰錯治

磬錯

梁貢璆玉名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貢四獸之皮

織金罽

雍貢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玉

禹貢一書有貢有賦賦出於田而貢則因地所有而不責其所无非賦之外又有貢也周官角人羽人以齒角羽以當邦賦亦此意故其書揔謂之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盖以田賦亦謂之貢也然而八州皆有貢惟

冀州无貢以畿内王之所食時斂其賦而曰非所謂貢也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是以禹貢之言五服其畿内五百里謂之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謂田賦輕重之别也其外侯服綏服荒服則不言賦蓋取之諸侯而貢之天子天子有常法以受其貢而已　所謂貢者皆隨地之所産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略

也

禹五服之圖

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税十一而賦萬國以康故天子之國内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里田百里賦納揔禾藁曰揔供飼馬二百納銍銍刈為禾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百里采供王

事不王一　二百里男邦男任也　三百里諸侯同為王者
斥候　又其外五百里曰綏服服王者之政教　三百里
揆文教度王者文教而行之　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
子所以安也　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　三
百里夷守平常之法　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
簡　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簡略　三百里蠻以
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二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
俗

商助法

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税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歛以積巨橋

周武王貢法

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

侯畿貢祀物 甸畿貢嬪物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男

織貢器物任工以飭材事　采織貢服物絺纊也　衛
織貢財物龜貝之具　蠻畿夷畿貢貨物絺采　鎮畿
番畿以其所貴寶為贄
成周國中之征
司徒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
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任之其
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
歲時入其書

成周任地之法

凡任地國宅无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逺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无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二十五家之泉空者罰以三家之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凡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十之數以任其力待其政令以時徴其賦

成周任民之法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　任牧以畜事貢鳥獸　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任衡以山事貢其物

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成周立賦稅之名

因其比鄰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凡役人歲不

過三日任其土所以紀地宜也分五服設九畿所以別遠近也五人為伍所以知衆寡也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甲七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社稷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庶事之費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絀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贍農足而工有餘也

成周九賦九式九貢之法

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邦中 四郊 邦甸 家削 邦縣 邦都 關市 山澤 幣餘以九式均節財用祭祀 賓客 喪荒 羞服 工事 幣帛 芻秣 匪頒 好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 嬪貢 器貢 幣貢 材貢 貨貢 服貢 斿貢 物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貨賄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

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貢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

貢助徹之名

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古之取民貢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中以為常是為貢一井之地八家皆私百畝同治公田是為助不為拘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取於百畝是

為徹 呂東萊

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謂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謂徹也

魯宣稅畝

魯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尓譏始履畝藉古

者曷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也為什一而藉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左氏之非私也杜預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

成公丘甲

左傳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句所賦今曾為齊難議重斂

哀公田賦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漢家分民賦以田為率矣 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爞巷賦之禮税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强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

魏文增賦

孝公十二年初為賦納商鞅説壞井田開阡陌制貢賦之法

始皇收大半之賦

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祖春歷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失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内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税秦則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數夫盈其税必備是以貧者辭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

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田租

田有租非古法也自阡陌行而田始有租矣秦初收天下大半之賦漢氏興而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民於是十五稅其一文帝世始時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不收焉及景帝元年始行半租之令至其明

年則又有三十稅一之令矣故終漢家皆三十稅一者自景帝始乎其後雖有權益田稅之説而竟不行然亦衰世之政歟要之漢田大率以寛租為意故流民免而新田則稍入運租之民又時貸焉若夫田租之外又有藁稅又有計百物之銖兩則其弊政也

十五稅一減田租十五稅一鄧展注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云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稅一師古曰

鄧說是也惠紀　漢興民失作業天下既定民无蓋藏高帝於是輕田租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賜租文帝二年詔云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曰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八年農民田租之半並文紀　宣帝甘露二年賜民无出今年租　本始元年五月賜天下租稅勿收並宣紀

除租文十三年六月詔曰農有租稅之賦其除田之租

稅文紀 景帝元年令半田租本紀

三十稅一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莽下令曰漢代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疲癃咸出而豪民分田刼假厥名三十實稅五也

權益田園稅成帝賜方進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君不量多少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張晏注曰一切權時也堧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翟方進傳

貲不過三萬免平帝時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

行所過免元封元年行所廵至博奉高蛇丘歷城亢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四年賜汾陰夏陽中都三縣及楊氏毋出今年租賦太初四年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本紀　神爵元年詔賜行所過毋出田租宣紀　初元四年三月幸河東祠后土所過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郊泰畤所過毋出租賦元紀　永始四

年幸河東祠后土賜所過毋出田租成紀初郡免武帝時初置郡十七以其故俗治無賦稅食貨灾郡免元帝時于定國爲丞相責以職事曰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定國傳　昭帝即位二年秋八月詔曰往年灾害多今年蠶麥傷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昭紀　本始三年大旱郡國旱甚者民毋出租稅宣紀　四年詔地震破壞甚者勿收賦租　元康二年五月詔令郡國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稅並宣紀

初元元年關東穀不登民多困乏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稅　二年詔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並元紀　建始元年十二月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成紀　哀帝詔他郡國災害十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　平帝時天下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收租稅本紀

給軍免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勿復租稅二歲

假田免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

勿租賦

新田稍入武帝時河東渠田廣予越人令稍入稍漸也

貸逋租成帝建始二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又河平

四年成紀

藁稅已奉穀租又出藁稅貢禹傳

田稅外有雜稅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

田畝不雜計百物之銖兩貢禹

漢山澤園池稅

古者山澤與民共財而臺池苑囿之與民共樂芻蕘雉兎皆得以往者亦以天地之財非人主所得私也而所謂虞衡之設者要以理之使不咈生之使不息以為天下不可勝用而已此所謂禁民為非之義也舉而税之其自戰國之君始乎殺郊關之麋鹿如殺人之罪據天地之有以私人主之身而又立法以征之與民共財此意其替矣哉　漢之山澤園池之租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方始取少府之

所謂山林苑囿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盡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預行廢固有時節

少府掌山海池澤稅百官表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師古注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　山林池苑稅水衡都尉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又曰

水衡掌山林苑池

海丞果丞平帝時置少府海丞各一人師古曰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實

弛賦文帝時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取出澤者有税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税之王莽

魏武帝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収田租以粟四升戸絹二疋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與

晉食貨志晉武帝平吴之後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及女次丁男為户者半輸　晉成帝時權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半之疾病又半之户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通鑑

北齊田制未娶者輸半衣租調有妻者輸一床無者半床陽翟一郡户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調十巳六七清河三年定令乃率

以十八人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租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其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

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徒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力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通典

唐制高祖太宗初制為租庸調法田制二百四十步為畝三百為頃男年十八已上人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凡受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

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輸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水旱霜蝗耗十四者免租桑麻盡者免調田耗十之六者免租調耗七者諸役皆免租以斂穫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

還買地玄宗開元中頒租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

不至濫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括羨田是時天下户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户口羡田逃户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實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玄宗方用融乃貶憬諸道所括客户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給旨張虚數以正田為羡編户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　初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户籍久不更迭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

寳其後國家侈費無節盜起兵興財用益屈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畆定税而斂以夏秋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田園盡則授以法田天下苗一畆税錢十五以國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畆二十通名青苗錢　德宗時趙賛請以諸道律會置吏閲商賈錢每緡税錢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贍常平復請税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怨及涇原兵反皆罷之　陸贄說德宗曰請草其大甚者大畧

有六一曰國家賦税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歛財均其役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之法均一雖轉死莫容其奸故人無恤心又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税取焉官所為者賦歛捨焉國朝著令税出租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德宗終不聽　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税法夏税無過六月秋税無過十一月置兩税使以揔之户無主客以居為簿人無下中以貧

富為差商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曰稅視大歷十四
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道丁產等級免鰥
寡孤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稅法既行民力未
及寬方鎮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矣
分三賦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
三曰留州宰相裴洎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
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
皆輸度支 唐志

本朝稅賦有四品

穀之品五（稻麥黍禾菽雜子）帛之品十（羅綾絁絲綿紬布等共十）金鐵之品六（金銀鐵銅鑞鉛錢等）物產之品六（六牲齒革羽毛藥州茶）

均租太宗至道三年勑應天下荒田許民請射閑耕不計歲月未議均稅直俟人户開耕勝任起稅即於十分之內定二分為永額（出垂拱元龜）真宗祥符六年上言者謂天下曠土甚多請差官檢括上曰今天下賦稅

不均豪富形勢之家田多租少貧弱之户地薄租重實
爲憾事 寶訓
蠲租太祖開寶六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舊每石加
率錢一百六十令每石止十文餘並放　高宗紹興二
年詔書可將建康四年應在前殘租積欠除形勢及官
户州縣公人外餘不問有無專法一切蠲除　又二十
九年詔書諸路人户積年欠負昨郊祀赦文放至二十
五年今將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分第四等人户所欠夏

秋租稅和買丁產諸色官物並與除放聖政　壽皇凡郊恩明堂赦皆放第五等戶欠租

寬閒田之稅　高宗紹興二年詔曰昨詔諭淮東八郡人戶佃田并免二年租稅將來合行權納之歲可止據當年已種頃畝計數起納其後逐歲添展墾闢到田畝亦據實數添納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如或州縣過數催追並依違制之罪仍許人戶越訴聖政

孝宗淳熙元年劄子竊見兩淮自經踐蹂以來都國殘

弊田畝荒蕪長民之吏不以勞來安集之政為先是以寛恤之詔今尚勤九重之軫念夫為民病者莫甚於根括田畝而重增租稅何者兩淮之地異時率多荒梗彼四方之民揹規歲棄鄉井而樂於遠至者以地利厚而官賦輕雖勞不憚方其請射之初實久廢不耕之地未暇計其畝步積以歲月盡力墾闢方稍獲利其勤若亦甚矣比年以來州縣見民間漸次成業以其不無寛剩之數每行括責復增征斂其實公家所得至微而令民

煩擾不安甚非撫字恵養之意淮甸之間民非土著平時極意存恤猶恐不能寧居一或擾之則率而之他矣此地之所以不加闢民之所以不加多也近者朝廷行下湖北路闢墾荒田不許通檢仰見聖德矜念元元之意又況兩淮之地與湖北事不同先宜存撫欲望聖慈令兩淮湖北已得指揮令後民户墾闢田畝止令送納舊税不得刱法增添庶幾民被實恵漸成富實奉聖旨依準

緩下限之租又八年劄子竊見今州縣催科之責皆在縣令得人彼固自有處若非其人其權盡出於胥吏之徒多護其黨且如監司州郡人吏有産者未嘗納官物假使納破未嘗足數蓋縣邑之庇也至於縣邑人吏又復自庇又各庇其親黨拖欠官物歲歲有之豈獨此哉攬納等人攪民户錢物在已不盡以輸官例是計會鄉司互相蒙蔽而鄉司等人亦復與之為市膠固深結牢不可破此兩色者所欠税賦初未嘗足祥符三年郊赦

與夫水旱異恩放至某年則彼固皆脫然無累矣至於貧民下户初未嘗沾尺寸升斗之恩故朝廷實恵悉為虚文者良由此蓋有說彼縣邑催科既庇其大者雖多不問乃治其小者至絲粟不貸安得有隔歲不納者乎故小民所欠尺寸升合往往出引追逮絡繹道路不問其數多少與已納未納並行決撻流血盈庭所不堪聞又分委佐官謂之比校所欠税户纍纍枷錮口無漿飯而身被楚毒往往狼狽而死倚郭大邑大抵如是人不

為怪而況山僻小邑又可知已然則和氣安得不傷水旱安得不作臣愚以為宜令州縣索簿點對有人吏之不納攬户之不輸者並行斷罪即時監納仍出榜令人陳告至於下户所欠税賦夏税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令各縣不得追呼及行決撻如此則所欠多者不得容隱所欠少者庶免追擾矣夏税二尺以下苗米一斗以下止是數百文上下錢利害又自各有大保長催納必不至拖少臣所以致免其追呼決撻者有利於民無

損於官故也今夏税未及下限苗米亦未及下限苗亦未起催朝廷約束政可施行伏望聖慈以臣所言利病行下州縣仍令監司太守覺察所部有催科不擾撫字有方者具實薦聞有催科煩擾為害小民者以名申奏庶幾州縣之間有所懲勸不至循習以傷和氣聖旨依

禁受納情弊仁宗慶歷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寮上言竊見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之輸租已是大半之賦厚有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州軍體例百姓

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加耗之外更要一斗以萬數積累則所聚之數不少且江西路歲百萬石為准若每石米一斗以百萬石出剩已及十萬石米數若在民間米價必不至騰貴一旦於民間取十萬耗入官則民下必食貴米理為均然此只粗引一路之弊如此況天下之廣其弊可知臣願陛下閲其奏目或有横加收斂以為出剩乞賜貶黜使民知陛下之意上諭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令如此掊斂是與朕結

怨於民也遂下諸路止禁之

高宗紹興元年即位赦文内云比來州縣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並行禁止　紹興七年進呈論諸路和糴米加耗太多如饒州一石至収四斗下提刑司體究上曰郡守謂誰候體究得實當痛與懲戒　二十四年進呈臣寮言諸路州縣受納物帛官吏作弊邀難人户將中程好物沮抑不受至用柹油等退印損壞縱容攬子多取民錢將紕疎之物納官上察其為民害命

有司申嚴見行條法行下令監司御史臺次第糾劾民有越詞者聽之聖政　淳熙四年勅訪聞諸路州縣月納人户苗米徃徃過數多収斗面顯是違法重困民力四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諸路監司常切約束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聞

哲宗輕重太祖開寶八年詔紬絹不滿疋許納價錢仁宗慶歷六年詔諸路轉運司夏秋折賣自今於未納半年前榜諭之

紹興二十六年上宣諭曰前日臣寮有論川中折帛錢太重綃一疋私直不及五千而官估則取十千他物率皆稱是去歲裕民所蠲減價直不過一千而已須量與減損若只令行下看詳未濟事不若便劄與四川總領司令契勘合蠲減數目申朝廷庶幾民受實惠聖政

減上供數目建炎元年即位赦文內云上供悉有常數後因臣寮奏請歲有增加不勝其弊仰諸路轉運司開具祖宗上供舊制及增添數目聞奏當損以紓民力

三年知婺州蘇遲乞奏減年額上供羅上問祖宗額幾何輔臣對皇祐編勑一萬匹問今幾何輔臣指遲奏言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上驚歎曰民將何堪時遲奏乞減半上曰盡依皇祐法輔臣奏今用度與祖宗時不同上復曰與減二萬匹併八千有餘令數因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聖政

詔令監司通融州縣淳熙六年三月御筆手詔朕躬節儉以先天下無暴征無苛取期吾元元躋於富庶之域

郡國之間宜若公私交裕矣今顧不然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迫於縣縣迫於民其故安在無乃賦入寡而用費衆歟吏二千石有能有不能歟將輕費妄用莫知撙節歟汝等得不深思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數者備矣郡計何患乎不足郡計足則屬邑寛屬邑寛則民力裕則吾宵旰之慮釋國有信賞於汝何吝若乃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然後從而劾之斯

亦晚矣是則黜陟之行奚獨郡守而已諸道轉運其明

知朕意

漕臣條具州縣取民色目劄子臣恭覩今年三月二十四日親手詔曰豐年樂歲中外少事或未免於匱乏州廹於縣縣廹於民其故安在故分道置臺寄耳目於爾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虚而經度之也職當按察欲其早正奏定毋使病民也聖意惻怛何其知民疾苦如是之深切也臣久在州縣粗知色目試論其所以

然大率守令下車未循民事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必欲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又不測委郡丞職幕官乍邑點檢責辦邑官認寢錢制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剛刷錢二税就州輸納創為色目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令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畸令錢酒税不照用祖額止從重數謂之遞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中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衣

賜抛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經總制補虧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冊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廹於縣之色目也督促之期急於星火每月輸委丞簿尉催發稍有所虧動輒監繫大率不過敦請上户勸誘預借非理科罰籍沒家產積欠既放而復催常賦已足而重納寄納官庫少有給還理索賫到納官例多乾沒和買役錢歲有定額今平江諸邑無

故追索人户砧基簿驅磨虛其失納和買役錢監催三年六科人户遇有交易方可買契今台州諸邑則有預借稅契錢候有契日銷還甚者多賣於人價增數倍應詞訟及胥吏行遣供責必勒令責買方與受理此風則江西盛行又有年計廣造惡酒應皂隸行舖僧道倡優皆無幸免此風則秀州尤甚是皆將迫於民之色目也臣欲乞自今以往取見州縣逓年收支之數量其入以為出凡縣道匱乏當自州郡假借苗稅容其從便輸納

酒稅使之隨宜措置少寛其積欠凡州縣財無滲漏有餘羸者則照對文歴申朝廷不可作寛剩而刷不可作羡餘而獻雖餞目之數未能遽革其間有名無實不便於民違戾三尺如前所陳必痛行蠲除或守令有愛民之實則使之論薦其並縁為姦者按劾上聞如此則奉行詔旨裁抑其耗蠹也七月十七日奉聖旨令諸路漕臣約束所部不得違矣如有科擾之處即具名按劾漕臣失覺察亦重寘典憲

修貢籍之利淳熙四年户部侍郎韓彦古劄子奏天下貢賦之籍朝廷不能盡知州縣所入之虛實州縣不能必知百姓所輸之多寡所謂帳目者皆臨時以應故事而已是以州縣可以欺民間而恣其所欲朝廷不能制州縣盈虛之數且當取於百姓逥薄鈔所書之數而此外巧立名色大率增倍今朝廷所憑者州郡之帳籍州郡所憑者縣鄉之胥吏多寡任情輕重無制隱落竄易其弊如麻豪民大斛與之為一則可以屬餍貧户細民

所操有限則任其誅剝於是富者日益富貧者日益貧
而國始病矣臣嘗考唐制合天下之稅租其用有三其
一曰上供今之户部所入是也其一曰留州今州郡係
省得用錢是也其一曰送使今轉運所得是也今户部
所知之數則上供而已其留州送使蓋無得而考焉若
州郡處處得人不為官吏侵耗不為豪強隱落則雖竭
民力而取之亦是文遣不辨何益於事不但此弊而已
朝廷不知取民之實數多寡任情輕重無制民間合輸

一石不止兩石合納一疋不止兩疋多取之罪則一律而不言法禁縱弛民間將何所措手足哉今二税之額秋苗自正數之外有所謂正耗有所謂義倉有所謂本州耗又有所謂合令又有所謂隨蘿斛面出剩及倉例掃撮又有頭子勘合朱墨水脚市例縻費夏税正額外有所謂和買有所謂合令就整又有畸令折帛又有寛剩布帛又有頭子勘合朱墨市例縻費亦何理哉此姑舉二說而言爾其他征求又不止此為今之計謂且取

見諸路大都財賦之所入稍依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係則派分遞減悉𨷂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剩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内而責户部量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

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治久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彦古所陳周知民隱其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倣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聞造簿之弊或奸

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絶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户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割庶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横斂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幷許民户越訴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四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税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税賦禹貢摠以貢名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漆林山澤之征然角

羽草葛皆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斂無藝甚矣漢氏之興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什稅五王莽下令亦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仲舒曰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與循而未改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武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吏皮幣筭舟車

権鹽鐵置均輸榷酒酤其目多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間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賦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倍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剩價謂之折納賦役日重陸贄極言之使

民摘山而煮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榷貨之錢官給屋以居民民出錢以奉官曰樓店之錢重五合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貢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麴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津渡之衝要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察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淳化間天下承平紬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乏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有和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塩折直崇寧以後塩利盡歸朝廷而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納者八分折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

當時兵火之餘桑柘煨灰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戸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戸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妝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　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戸止五千而歲

和買絹三千祖宗舊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而充上供矣承平時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紹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有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絹折錢又以錢折變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赦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古者關譏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廛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惰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且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尺寸之貨以逐千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以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

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以幣交而積貨於是有筭商車之法而告緡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羇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須下天聖三年免荆湖沿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冀為績効今後並依自來體例

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　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冶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　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興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渡江後陳亨伯創二浙之糴本　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椿

諸縣之版帳青册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
宋國初平斛斗太祖去廣南大斛之弊而秋苗唯正賦
間雖有義倉之斂每一石正賦輸一斗建隆中置而乾
德罷景祐平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
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脚有市例頭子之外有縻費
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
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
閲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致破家竭産以償欠正

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鼠雀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般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糙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財賦總論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

書始任土以作貢賦之法冀州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兖州賦貞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賦下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荆州賦上下第三豫州賦錯上中第二雜出第一梁州賦下中三錯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産如揚之橘柚荆之大龜必待錫命而後貢亦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内以供官公田籍助也而不税是以其求也寡其

供也易又冡宰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說者曰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斂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男畿貢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夷畿貢貨物鎮畿藩畿其所貴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斂財賄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關市山澤幣餘以九式均節用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

匪頒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嬪器幣材貨服斿物凡九貢 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内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内府掌賦貳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職内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無非度地以

取諸民周公所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衰魯宣公初稅畝哀公用田賦春秋譏之其初履畝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飢用不足之問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桓公專以漁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孳孳乎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

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内撮粟尺布以自奉重以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賦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内遂叛漢高帝鑒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地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上封君湯沐邑名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

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史書初為筭賦漢儀注云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每人百二十為一筭盖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三十而稅一其筭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曰當責治粟内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源開郡縣邊食足可勿收農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乃下詔賜十

一年租税之半十三年詔除田租正以倉廪豐故也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税一其後上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粟除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粤之害於是始招東甌繼事兩粤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釁開而財賂耗廢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虚矣復

募民入奴婢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羌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救飢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人言利析秋毫及衛霍絶漠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禄矣其後宮室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榷鹽鐵算舟車告緡錢時富人爭匿財乃尊卜式以風之而百姓終莫分財而楊可告緡錢矣榷酒酤也巡守賞賜帛百

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均輸平準之置也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名曰平準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昭帝時賢良文學皆願罷塩鐵酒錢均輸官元始中罷酒榷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漢儀注民十歲至十四出賦二十三其二十以食天子三錢武帝以馬車騎焉宣帝甘露中減民筭三十至元帝始罷塩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又減天下賦筭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民輕田税三十税當

有更賦罷癃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無橫徭時張休請封錢以年帛為租帝從之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桓帝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況其下乎晉劉毅云桓靈賣官錢入官庫時趙忠又說帝令歛天下田稅錢以營宮室延熹中陳蕃有三空之說此兩漢財用之大畧也晉泰始中杜預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

内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成帝又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税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縣帑藏空惟有練布數千而王道身衣大練遂貴）孝武增口税五十宋武帝制人户歳輸布四疋明帝時師旅不息加以侈費百官皆停禄理錢於殿中為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充折六年租調取之又賜與無節乃減百官之禄徹軍人常廩後因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税頗傷既而嘆曰今之所為正如張弓非

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寛税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更開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乃大治宫室百役繁興東西廵幸征伐髙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兵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員故官不濫而易禄自髙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後

費並起永淳以後財不足加以天后之亂賦益惨矣玄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天寶以來天子驕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帝堅慎矜王鉷楊國忠各務痕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賦焉二年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

祖謂之曰著代宗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塩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晏斡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人養民為先第五琦榷鹽以佐軍興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歲入千一百萬而榷塩居大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

德宗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除陌錢及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羡餘至代易又有進貢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及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兩稅外榷

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討淮西度支楊於陵坐饋運不繼貶以皇甫鎛代由是益為刻剝後李巽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巽掌一年征課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枉

法論是時錢重楊於陵請廣鑄鼓兩税皆輸緡纊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逺年逋欠皆不從武宗㑹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

宋法後唐之制三司使實總國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戸部號計皆使位亞執政目為計相

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員其三司則判官六員分主之開折司衙司磨勘司修造司曹案司渠案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録皇祐中田况著皇祐會稽録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録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録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迥曰

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營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

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塩利大率三千餘萬緡茶稅百四十萬緡採山之鑄六百萬緡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三司使自唐明宗以張廷明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始此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榷貨戶絶沒納之財

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度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熈寧理財乃納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歛以悦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

則漕臣亦不敢横斂也章聖朝帑入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容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久不奏問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多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沆又言在朝廷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蠧國勸上

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决科次請于朝廷或兼取于戶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掌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畫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壞矣況政和之後以鉅鏰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以

會要蔡元道舊典修　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縣有待闕官月料之費自熈寧以來初置宫觀差遣而州縣有宫觀官請俸之費自熈寧以來初遣宗子疎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劵之費自紹興以來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廪給之費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五 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鉽

羣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無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麄而重者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

納銍三百里納秸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稅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也通典

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泛舟之役吳城邗溝通江淮通糧道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瑯琊負海之郡轉輸

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運之法自此方詳

漢高祖擊楚蕭何轉關中給軍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

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

師之官府 通典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

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

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都輸將

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縣縣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通典

武帝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於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鄭當時請

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便利其後來皆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湯欲通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通典

宣帝時耿壽昌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之半蕭望之以為不可帝從之漕事果便通典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絶虞詡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本傳

蜀諸葛亮出祈山以木牛運又出斜谷以流馬運

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通典

晋武帝太始十年鑿陜南山决河東注洛以通運漕謝玄泚水之役乃堰吕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通典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通典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通典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通典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

應機漕引通典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臣鎮内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詔永以為式通典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郡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通典 又詔韋瓚向

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流沙有淺深漕者苦之通典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東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典

煬帝大業元年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通典

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子餘切末等郡

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七年大會涿郡分江淮別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糧會於襄平高麗所都並通典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工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陜

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至陸運至陜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食貨志

唐高祖武德中姜行本請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貞觀永徽之際廩禄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萬斛而已

唐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源渠通船栰至京故城通典

唐明皇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陜路漕運米二百五十

五萬斛時李傑奏濬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以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斗門水淺已有阻碍渡淮入汴乾淺停留上河入洛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伏見舊法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渭南倉安置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

不滯遠船不憂欠耗等利病䟽奏不省通典至開元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穀價踴貴帝召裴耀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若能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上然其言乃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止十八里陸行以避灘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浮漕含嘉倉又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

太原浮於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費三十萬貫民間傳云用斗錢運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通典 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運十萬石 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州合於淮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通典

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通典　盧暉開通濟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清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通典　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志

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

路分入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唐志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沮絶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户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唐志

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唐志

廣德二年以劉晏頴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

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江船不入汴汴河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志

大歷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唐志

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唐志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

以戶部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渭橋倉唐志　韓滉復為江淮轉運使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運米繒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

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唐志　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於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志　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請使江淮堰埭淛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孟湯主上都留後唐志　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

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唐志　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輙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泄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唐志　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剸

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唐志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鏄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唐志 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

非時文宗曰茍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志　及户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唐志

太祖建隆元年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榖價彌賤命高其價以糴入

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漕軍丁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也同上

太宗雍熙四年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員外郎直史館董儼同掌之同上　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百萬石黄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

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上因問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於京師仍以亡聊之民悉集於輦下此漢唐京邑民庶其人矣甸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於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横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

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刪以奉巡遊雖數堙塞而通流不絶者百代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意乎長編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却一日上乃除張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自言止歷縣道未歷郡事今未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徙廣西河北再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

云長編　景德元年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官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同上　天禧二年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户部貟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同上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吴耀

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然東南災險輙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同上　康定元年初以陜西宿兵久命晁崇恐與夏竦韓琦議進取之策琦竦乃以所畫攻取二策上之至是上與兩府議用攻策歐陽修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宜以三百萬石分給關西浚治汴渠按修唐裴耀卿舊跡於大河三門東西置倉陸運於所開山路十八里以避其險

卒泝河入渭可紓關中之困又置遞按求漢高祖入關之道自武昌漢郢襄復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等十二州之地日入關而不絕同上　至和元年王鼎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特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精吏事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

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同上　嘉祐三年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内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李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三十六後三旬而成舟以通同上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其汴舟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

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汴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坌仲事日繁移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輙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趍京口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長編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河言請汴城

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工凡四十三里自任村沙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黄發漕運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間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新口斗門通流入汴俟水調匀可塞汴口乞徙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同上

孝宗淳熙六年三月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虚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

吾民亦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幾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聖政

總論攷之詩書如倉積於幽糧峙於申會蒐之偹達於衛境忽有水旱之變則省耕省歛以為施惠會同軍旅之事則資糧扉屨以供困乏不責天下以取辦也自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而竭土地之有無問遠近以應上輸然事已兵休猶不至於甚病漢初漕

運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

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
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
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
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諸侯自封殖
且如吴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吴之富
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
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
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

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條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已

後府兵之法壞兵聚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加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實應至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

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

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嚥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陜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是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陜西之粟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

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西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西粟自三門白波入闗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宋朝置發漕兩處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檝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

然而宋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大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縁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

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宋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漕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法無水處不如此且時奸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

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名亂之道也宋朝漕運之法壊自蔡京東京發遣本原大畧如此東萊文

漕法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

流之舟即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漕數

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度四百萬石唐初不過二十萬石　太宗時河南陜運一百八十萬石　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石　天寶中每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　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浸減至李巽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纔二

十萬斛通典

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二百萬石豆百萬石

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　天禧末諸州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

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　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用發運李溥之請也至天聖四年或增

置六百五十萬是歲以吳耀卿言詔減五十萬石

漕費

秦三十鍾致一石

漢武伐西南夷率十餘鍾致一石

唐都長安初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陜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陜率兩斛計庸錢千

又玄宗時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

傳言用斗錢運斗米

漕運得人

唐有裴耀卿劉晏韓滉

宋范旻爲淮南轉運使太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廪卿之功也旻曰唐貞元中江淮輸米纔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貞元上曰知卿有功要覽

三司張方平畫漕運十四策富弼讀於上前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悉如所啟施行弼退謂方平曰自慶歷以來公論

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宋朝置官

宋置淮南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　至道元年兩浙發運使始於淮南創值廨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使五年復置會要